



最是美卷一路春

龚倩/文

我们驱车去五十公里外的邻市水一方文学创作基地，一群文友将趣谈文学闲聊生活。赶路的心情急切，导航显示还有十分钟路程，我们开始雀跃。前方车子突然停下来，问：“是堵车了吗？”“不是，封隧道了，得绕盘山路。”

山路十八弯，转弯的角度大，坡度又不小。路窄，若有会车，真难。“这油菜花真好看。”车子绕上一个小山头，路两边全是孩童般高的油菜花，金灿灿，仿佛两条黄丝毯。偶有老屋侧身于路，温顺的小狗楚楚可怜地坐着望来往的过客。山脚的大海时隐时现，海依恋着山，山守护着海。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像树叶上的水珠一般，娇姿欲滴。

车子不出意外地开错路了。一段断头路，尽头是几间破败空置的老屋。我们下车，触摸这也曾有过芳华的老屋，试图走进她曾经的烟火。李清照词曰：“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此情是一样的吧？

车子终于下山了，鲜叠村在前方，水一方在不远处的海滨。回望本来三分钟可以走过的海滨大道，我们在山间盘行了几十分钟，大家笑而不语。

去鲜叠村闲走。鲜叠村面海靠山，村落沿着山沟逐渐上升到山腰。伤水老师说：“这个村庄曾经极其繁华，渔船最多时达到一千六百多条，如今你猜都猜不到渔船还剩多少条，告诉你们吧，只剩一对，两条渔船啊。现在村里只有几十个老年人留守着，可见她的衰落有多么可怕。”村巷狭小却很干净，低矮的石头屋像佝偻着背的沧桑老人静默着，有些屋子门上挂着“D级危房”小牌。

不知谁家的厨房里飘出的羹饭香在巷子里乱窜，瞬间诱发了我们的食欲。

转角处几幢石雕斑驳的小楼，当年是大户人家吧，如今虽砖瓦脱落，甚至椽断楼残，但她一定是这里曾经繁华的最好证明。我想，在某段岁月里，大楼有着她无限的风光，而那些低矮的石头房，也有她们刻骨铭心的故事。偶有大爷或大妈在门口探头张望，他们质朴而醇厚，真诚的微笑让人温暖。他们宛如我的双亲，蓦然听到我这个远方游子的脚步声，心里豁然开朗。

毕竟，人间温情都是相同的。一两个匆匆的身影擦肩而过，厚重的脚步有节奏地踩响了静谧的小巷。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是暂住这里的外地人，刚从海上谋生回来。难怪步履稳健，这是搏击海浪凯旋的姿态，自信而豪迈。经历过大海的洗礼，生活中或许再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他们吧。

陶渊明说：“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都市奔波久了，心不免浮躁，到这样的渔村古巷走一走，或许一切都会释然。

午饭后，伤水老师在水一方给我们讲《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水一方是玉环

的文联读书公益基地和作家协会创作基地，三层小楼，有屋柱深于海涂，屋内备琴棋书画、书柜及茶桌，阳台上搁着各式素朴的盆景。试想，知己好友，面对无垠的大海，有人调琴，在氤氲茶香中，任思维信马由缰驰骋，从今谈到古，从地谈到天，恐怕丝毫都不会感到疲倦吧。

伤水老师讲解当代西方文艺流派代表人物及观点，很有意思，像中小学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一样，不时地点名提问。有时大家答不上来，略显尴尬，他突然来一句：“其实我也忘记了，我们一起翻一下书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结合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观点分享他自己的作品，大家于是讨论起他早期的代表作《盗冰者》，各抒己见。

大家问伤水老师：“我们理解得怎么样？”伤水老师风趣地表态，大家怎么读怎么理解都可以，正像《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提出的观点“作者已死”。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返程，我们再次在盘山公路中领略

春天的生命滋长。车子很快就下山，我说：“回来的路真快啊。”同伴说：“去时不识路，感觉很远。”我接话：“当我们对前途迷茫时，我们会感觉路程漫长，前方已知，感觉就快。”

“我们来时不是这样的景。”同伴说。我们又开错路了，刚下山，前方唯一的路继续上山。这真是：“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出放出一山拦。”起雾了，山岚迷蒙，车速缓慢，山花欲隐欲现，我们仿佛置身云海逍遥。我想高歌一曲，来应一应这天上人间一般的美景，然而，还是欣赏穿透雾海来陪伴我们的悦鸟欢唱吧。

车子绕过了最后一道弯，玉环城的高楼矗立在我们眼前。原来我们返程的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意外欣赏了另一番景致。细想，人生的精彩与丰富不就是能够有机会不断尝试新的体验吗？

车子穿过城市，沿着主干道回家，路面平坦宽阔，车速也越来越快。于是闭目养神，任凭鲜叠村的幽深小巷，水一方的真诚谈笑，山间的花、狗、雾……一帧帧动人的相片在脑海中再次展开，与那片海，那首诗，那份温暖相映成趣，形成一幅优美盛大的长卷。

白壁村

沈文军

在绿叶上写字，碉堡楼是纸也是笔，伸出的文章是白鹭撰写的思路在法德广场跳舞静水桥拍着德水桥的肩膀兄弟俩在谈论昨日的富有山坡上茂盛的树木像站岗的哨所，保持着宁静的欢乐是的，望海楼，我和夕阳对弈牡蛎弓着腰，跳鱼踢开忧愁和烦恼唯有螃蟹，在它占据的皇宫，后妃们经营着戏场白壁村，白帆统治下的街道我的童话在演出



四月 寂寥无边

陈素琴

东风轻摇着枝叶
暖阳缠绕着行人的发丝
黑色耀出了禁足深居的烟火气
商铺林立
寂寥无边
花花绿绿的橱窗前
偶尔重复的是驻足又疾行的步履
走走停停间
脚步拐了个弯
见或不见，迟迟疑疑
怕被疫情掳走的那个寒冬
依然凛冽在
我口罩覆盖不到的双目中
怕这长久的疏离
泄露在你突然冒出的华发里

黄礁岛

张明辉

我仿佛听见他的唇语
一个诗人在涛声中发言
他的激情如狮虎般咆哮
那些喷薄的岩浆
汹涌而来，乘兴而去
呼啸的风是他的影子
而他的似水柔情
幻化成风，幻化成雨
随日出嬉戏，随日落流转
万千棵树，晃动着碎影
与他共舞
万千朵花，漫山遍野地开
唯有杜鹃在岬角上哭泣
那是他失散多年的爱人

春游

李轶贤

忽寒忽暖落莺声，
陌上相逢不是卿。
我笑春风如过客，
春风笑我枉多情。

一筒温岭嵌糕的获奖感言

章柠檬/文

自从上周我在央视新闻露脸后，早餐界的朋友们就不淡定了。蒸笼家的说：“就你那鼓囊囊的辰样，凭啥出圈？且不说小笼包每天穿着精致的花边领，花卷着一身碎花大摆裙，连刀切都比你拾掇得周正。”水煮家的说：“咱饺子长得有模有样，馄饨衣袂飘飘，面条整齐修长，个个有范儿，且咱出场向来有碗盛着，有汤泡着，有菜配着，就你这奇奇怪怪的身材，还整天耷拉着个歪嘴，可别称自己是手提大水饺了，我嫌丢脸！咱进得了早餐场，也混得了夜店，你呢？”油炸家的说：“油条、麻球、炸糍粑，个个金黄透亮自带贵气，你咧着个嘴，仰着个头，挺着个肚子，只有傻气！”

确实，无论从出身、学历，还是从颜值、品味上评判，我都没有明显的优劣势。但“爱”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标准去衡量。温岭人偏爱我，可能是因为我刚好长在他们对艰苦岁月的回忆中，长在他们对美好食物的渴求中，长在他们对市井生活的满足中。

饺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她当然不高兴有人称我为大饺子，作为温岭嵌糕，我真没那么骄傲的历史。我早上还听见一个温岭老人，对着手机上宣传我的视频，哈哈大笑说：“就这gie糕，被吹上天了，也就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条件好了，温岭市头日（集市）开始卖gie糕，能有多少花头，糕里包点菜而已。”我保守一算，连50年的历史都没有。不过，老人接下来讲的故

事，让人对“温岭gie糕”不长的历史也肃然起敬，那里藏着一代人的集体味蕾，藏着一代人对抗贫苦、追求幸福的集体回忆。

温岭嵌糕，当然要从糕开始说起。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饥荒、传统的计划经济，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艰难，大家急需吃饱饭。米糕，根本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食物，而是过年的奢侈品，但即使是食物最贫瘠、最单调的年代，也阻挡不了人们对小日子的尽情发挥和用心创造。等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了，各家开始围到一点比早米更好一点的粳米了，就想着可以用粳米捣点米糕出来。年糕之所以叫年糕，完全是因为米糕的稀罕程度，不到年关，家里不舍得打粳米的主意，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干硬、清淡的早米。也因了这份稀罕，那时做年糕特别有仪式感，几乎是当成每家过年的一件大事来操办。

如果明天要做糕，当天晚上就已经把氛围感拉满了，妇女们把白胖胖的粳米一遍遍地浸泡，喜笑颜开地去约左邻右舍明天来帮忙，小孩子更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美味奔走相告。那时的年糕是不靠机器加工的，村里定点有个石臼，反复蒸熟的米倒入石臼里，两个男人一起，一人用木锤不停地捶打，一人用手适时地翻动年糕，配合默契。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围成一圈，偶尔会揪一小把糕花分给小孩吃，小孩吧唧吧唧地小口小口嚼，都舍不得一下子嚼完。

每一次用力的捶打，不仅打出了年糕的软糯，也打出了生活的坚韧。那一口热气腾腾、米香四溢的年糕滋味，只有尝过饥饿、努力奋斗的人懂。你说，从清贫中挺过来的老一辈温岭人能不留恋年糕的好滋味吗？那一年等一次的味蕾缺失感和长久积累的年糕欲，得靠以后的年年岁岁去慢慢弥补、去慢慢满

足。而他们对年糕的喜爱，也会不经意间传承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日子只有在慢慢踏实后，才能开出矫情的花。年糕蘸糖是一种美味，年糕里夹点咸菜也是一种美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从来不乏想象力，温岭人在这想象力中又渐渐赋予了海边人、小镇人的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被海风吹大的海边人是亲近咸味的，他们不仅要在年糕的制作上放稍许盐，而且更倾向于年糕和各式咸香适宜、新鲜出锅的炒菜的融合。

简简单单的炒萝卜、炒土豆、炒绿豆芽、炒咸菜等，那是小镇居民最质朴的饮食色彩。当油条、鸡蛋、卤肉等开始丰富居民的餐桌时，它们同样被请进了年糕里。勤劳吃苦、积极奔跑的温岭人，是享受不来悠闲的早点心、下午茶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结结实实、合乎胃口的早餐，温岭嵌糕恰好能满足这样的需求。我，应该就是这样在温岭人的不断创造中诞生，并慢慢成长起来的吧。

虽然我深受温岭人的热情，但我骄傲了吗？我膨胀了吗？没有！我日复一日地坚持凌晨开工，用最鲜活的姿态迎接早起的打工人。我一直安身于市井小巷，从不多看繁华一眼，只有在温岭生活得最深的人才能给予我最深的情感。我的门面一直是狭小的、简陋的，却能把温岭人的热情盛得刚刚好，他们喜欢人挨着人地把早餐的热乎劲团团围住。我的制作过程简单、敞亮，令温岭人性中的豪爽、随意得以快意发挥。

“糕再少点，加根油条，肉要肥点的，豆腐干再来一块……”没有一筒年糕是可以复制的，要的就是当下的感觉。我的表达直接明显，毫不含糊，看得见的红萝卜、白豆芽，菜是菜、肉是肉，从不让人费心揣摩其中滋味，阳光的温岭人的确有着相对应的性情——质

朴、率真、爱憎分明。

说不清是温岭人成了全温岭嵌糕，还是温岭嵌糕迎合了温岭人。在温岭老城区，平均500米就有一家嵌糕店。卖糕的人揪一团年糕，用手掌压成不太规则的扁圆状，往里放各种菜，用手指捏合成月亮弯，留一小开口，再灌入一勺浓浓的猪肉汤。就这技术一点都不算高的操作，温岭人却百看不厌，就这淳朴得不能再淳朴的饭菜香，温岭人却百吃不厌，就这连个店名都可有可无的小摊，却成了温岭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家乡风景。

世上的美食那么多，走南闯北的温岭人依然钟情于我。有时，我不禁去想，爱是什么？爱是一种瘾吧。瘾是什么？是一种多年不变的习惯。习惯是什么？是性格和追求的外化。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多年以“温岭”冠我之名。一筒温岭嵌糕，对温岭人应该不只是饱腹，有人吃到的是怀念，有人吃到的是亲切，有人吃到的是乡愁。

尽管目前我也算是网红了，但我不喜欢你坐在高档的餐厅里，或以外卖的方式见我。我希望你还能揉着惺忪的睡眼，慢悠悠地踱到家附近喧嚣的糕摊前，挤进去，大声喊：“糕gie筒，豆腐生一碗……”然后不慌不忙地注视着我的到来，那才是真正的我。

同行们老问我：“你现在这么出名，给你颁的是啥奖？”其实啥奖都没有，最好吃、最好看、最有味，我都担当不起。其实也有奖，他们把“最温岭”给了我，这是我的至高荣誉。

地址:横湖中路161号 邮政编码: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由本报照排 温岭市邮政局发行 投递、投诉热线: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86144005 值班编委 张洋